

頌古聯珠通集

十五

十一之

田

C40

4514

247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語院府中永
為學子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二

南嶽下第二世之二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蘗曰十
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
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只解輪將趁勢

來喪身失命有多少

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佛慧泉

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雲碧空寂寂凝如水

佛鑑勲

問答分明已切磋幾人於此見譏訛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龍門遠

收續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

堂昌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傍人說你

樞菴

收增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

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

五燈會元作天明起來失却火

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腰未繫兮鞋未穿面不洗兮頭不裹

保寧勇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希叟曇

丈室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眉毛在也無

寶葉源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衆曰道
得卽救取貓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
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
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卽救得貓兒也

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貓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
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汾陽昭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
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雪竇顯

二

公按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

會歸到家山便卽休

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
事恰似天明打五更

佛印元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
血直得橫屍滿道途

白雲端

二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
了狼忙走出恐天光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
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保寧

二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趙州關劈面若無宗正

照覺總

眼又隨流水落人間

狼煙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垓下

圓通僊

令威風千古霸雄基

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鋷未露時日暮草鞋頭戴

成枯木

去暗中拊掌笑嘻嘻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

羅漢去

燭離匣金刀豈亂揮

伯牙之絃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

龍象繼躅

佛心才

二

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

見江頭贏得數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劒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

龍門遠

二

爲直得悲風動地生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劒客今何

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覲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

佛燈珣

二

斷直得悲風動地愁

堂前飯店重新販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

步晚春江景也風流

斬了貓兒問諗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
疎山如

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南泉提起爲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親付與趙州呈好
楚安方

手拈來覲面便翻身
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石岩明

縮水酒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礪
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
闡提照

石裏藏金誰辨別遊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人窺得

破鐵船載入洞庭山

雪竇宗

放去若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南堂興 二

趙州牙如劒樹南泉口似血盆兩箇無孔鐵槌打就
一合乾坤釋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
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胡文定公安國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
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廣德光孝懋

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

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稿李窰

青蛇提起血腥臊幾箇男兒有膽毛直下血流猶未

覺舉頭還見鐵山高

簡堂機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業滿地
老鼠奈何

典牛游

當日臨崖看滄眼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

去漁翁腰帶好牽船

龍牙言

克已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販揚州頭戴草鞋呈醜
拙湊成一段好風流

或菴體

手按吹毛豈易爲兩堂要活死貓兒趙州上樹安身

法多少傍人眼搭瞋

別峯引

南泉揮劍斬貓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權柄一朝如在
手分明看取令行時

尼無著總

草鞋頭戴有誚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誚訛天下禪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

木菴永

泄知恩者少負恩多

無門開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盡力提持只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
籍暗爲春風染小桃

無準範

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草鞋頭戴出貓兒無再生

橫川珙

增

南泉因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

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
振古風木人共唱無生曲

大洪遂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厮繫如相
似鼻孔遼天不著穿

龍門遠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
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

生買僧無對 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 禾山

代云是何道理 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

箇布衫 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下爭酬
價 請續此句 佛印元

貴賤非同價不常箇中交道沒商量趙州布衫應時
用一任閑人說短長 泉太道

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希珍壓市行競買雖多酬價
少至今天下錯商量 野軒遵

賣身王老難爲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

悔喚來分付與園頭

海印信

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無令子輕酬
價往往一年空過春

保寧勇

補不作貴兮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說
向人伶俐衲僧見不見

默堂定

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先於路
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
作女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
行師乃相喚曰不去禮國師 玄覺云只如南
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 雲居錫云比來

去禮拜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

意作麼生 頌曰

國師欲見義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
解久經行陣奪旗旛

汾陽昭

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
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
平爲什麼休登陟

雪竇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翠巖真

三箇同人去選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或詠或彈

琴夜靜更闌猶未捨忽覺天明歸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

海印信

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保寧勇

三人禮拜南陽去半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千里自同風

草堂清

巧奪豪拈浪苦辛誰能於此辨疎親落花芳草空歧路細雨斜風不見人

曼古佛

珍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道存目擊猶多事若遇知音請舉來

雲巖圓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閒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龍門遠

同坑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開福寧

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瞻相好區區只到半途

疎山如

手攜花鼓到城根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柴頭書古字大家來步月黃昏

月堂昌

野店齋餘聊問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尼無著總

氣直語直眼親手親峯巒競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
施呈盡要見國師猶隔津

且菴仁

金鍼繡出玉鴛鴦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
覷至今兩兩不成雙

萬菴柔

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如天好趁晴未出門時先筭
帳如何得到鳳凰城

虛堂愚

圓相中間坐底誰便施女拜各呈機國師道大徧天
下未許尋常人得知

橫川瑛

增南泉翫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麼師曰
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 頌曰

劍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
下贏得南泉一默酬

虎頭上座

趙州捧出菱花鏡王老親拈白玉槌一擊當陽令瓦
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前
月下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錘

慈受深

皎月團團麗碧天趙州王老翫階前二人心眼俱相
似光彩從來共宛然

本覺一

劍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
塢一隻鴛鴦落渡頭

上方岳

收增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

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聯燈錄與此稍異乃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

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師擲下棒云

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頌曰

軟纏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瞠開死生一決英雄

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保寧勇

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謾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寬
天涯毫末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爲侶西江一吸乾

南堂典

收增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

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

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

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

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

如今不見 頌曰

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

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

南堂典

短袴長衫白苧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

著盡是經商買賣人

虛堂愚

斬猫機用未爲過猶勝厨中打粥鍋纔有此心招此
報惡人無奈惡人何

寶葉源

增南泉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爲
某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
子換銀彈子去

頌曰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機脫略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
價信手拈來也不難

正堂端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
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
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

頌曰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銜取草來方定
動頭頭物物自真靈

汾陽昭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銜水草時相
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銜得相逢
處高臥深雲任白頭

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
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
我不問這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
最快

頌曰

茆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青趺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
到到者方知觸處通

照覺總

茆鎌三十文錢買覲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
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圓通僊 二

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
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茆鎌舉起神鋒
露驚得泥牛過海東

智海清

問路分明指路頭青趺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
巧無味之談塞衆流

真如喆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

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天童覺

匆匆禪客問南泉欸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爲君重漏

泄翩翩孤鴈下遙天

道場如

增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頌曰

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

山積嶽露屍骸

大瀧智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
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團樂八角磨盤空

裏走擬推尋劈春樓拈得鼻孔失却口爲問普化一頭驢何似子湖一隻狗

圓悟勤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

徑山泉二

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斂箕作熨斗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鍾

或菴體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

村翁銘

增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

於路分袂處師挿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礙

道不得也被這箇礙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

只是者箇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祖曰只

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

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大分離

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

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口

大圓智

難兄難弟一三三四同母而生箇箇相似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莫言礙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

佛鑑勲

礙與不礙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
千里萬里俊哉

正覺顯

收增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

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

頌曰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
者翻令頭角不完全

寶葉源

收增

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

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這是丈曰背後底

咋師拂袖便去 頌曰

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

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龍門遠

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
面無風波自起

石溪月

收增

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

到僧堂前曰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

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

掌曰這一掌本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

賊走却邏賊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返招其亂

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爲誰喫暗拳

保寧男

增補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

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

楊無竈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

懶菴樞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

月林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

木菴永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

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

鐵牛印

增補

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
時杉山堅和尚爲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無生猶
是末師纔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回顧
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 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
未纖毫不了亂縱橫 智門祚

普救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
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
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
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

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
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頌曰
禪牀驚振被搭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
出也教知道赤鬚胡 龍門遠

增補

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衆曰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作賊且道此人
被他喚作賊懽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懽
喜亦不煩惱何故爲伊有箇著到處乃頌曰
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真箇好滋味
不向如來行處行丈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文殊道

收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下座

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爬爬地及其問
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好州便打
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牀便歸去
從他鷄子搏天飛

智門辭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
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

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

糍 頌曰

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賣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怪
典牛游

不出方丈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
萬菴如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

正菴顏

偷喫油糍賣弄口嘴年老成魔謾神赫鬼
阿魏無真水銀無假老倒南泉可知禮也

潛菴光

復菴封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

嗣馬祖

一日喚侍者曰將

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

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

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

云若還和尚卽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

人好頌曰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

角盡隨雲雨去難追

雪竇竊

可憐一柄犀牛扇謾道曾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

處卓然頭角出寰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圈樂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

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知頭角

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草堂清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不全收拾

取雨餘風月滿長川

佛燈珣

續收扇上犀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縱教戴子重

描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勝因戲魚靜

炎暑蒸人汗似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搔休問犀牛
在拈出清風宇宙涼

虎丘隆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來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
礫一番雨過碧溪頭

懶菴樞

扇子分明都破了鹽官却又索犀牛須知侍者難開
口無可還他即便休

天目禮

增鹽官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
打得衆無對 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师不
打這破鼓 法眼别云王老师不打 頌曰

南泉王老太無端却逐鹽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禁

止免他禪會錯欣歡

南巖勝

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

應菴華

國師費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勿聲冤

野牛平

增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
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
久矣 頌曰

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
眼也較瀉山半月程

上方蓋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天童覺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

嗣馬祖

一日剗草次有講

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頌曰

廬岳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茆座主驚忙怕却道麤心錯是非

汾陽昭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糍迷徒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一隨

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搭紅粉也風流

南華易

續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高茆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

橫川珙

增

歸宗示衆曰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

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趲呵呵大笑歸

方丈頌曰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
棒頭指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爲津梁

圓悟勤

增

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

儒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

師師接得便使

良久云

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杏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

頌曰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恥更何言外見親疎

寶葉源

增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

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
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
也師曰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頌曰

五味與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峯下令行時凜凜清

風誠可畏

石砬明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
苦蹉過叢林幾後生

長靈卓

增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

者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

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

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
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
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頌
曰

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
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絕岸湘

增收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 頌曰

觸目菩提一撒沙示渠三箇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
笑春鳥喃喃罵落花

海印信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須彌納芥子渤
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
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甚麼處著李俛首而已 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剗不回頭滿地生荆棘
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
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佛慧泉

芥納須彌特地疑琴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
處瞥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佛

芥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處跳出當人智鑑中

禾山方

續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喝一喝

雪堂行

萬卷詩書一時頭角纔跨宗門便施謀略古歸宗真老作只顧滿彎弓不知誰見雙鵲落絕毫絕釐如山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寥廓

癡禪妙

增

收韶州乳源禪師

嗣

焉祖上

堂西來的意不妨

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纔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

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 頌曰

祖意西來豈易量擡眸已是錯承當闍黎不解知時節開眼堂堂入鑊湯

此山應

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趙善期通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一卷 祈父吳承廉母

凌氏各生安養 豫章沙彌德定對

長洲徐

普書 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丙申孟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聖古

知計味良

西來伯南

僧開眼堂

師意西來

實命云

具象與云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三

南嶽下第二世之三

收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嗣馬祖

住山後馬祖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

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曰馬

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近日又道

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

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僧回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 頌曰

只將馬祖鋤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一關溥

荷衣松食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没一生心卽佛萬年千載不成塵 野雲南

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磨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簡翁敬

^增收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甚處下口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核子

來 頌曰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 松源岳

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劒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咬破爲他梅子熟多時 辛卷儔

^增收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佛

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知那箇親那箇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

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
大梅失却一隻眼 雲峯悅云夾山只知失却
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
口金剛王寶劒要且拂掠虚空金山則不然生
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
當卽證六通八解乃頌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劃時已驗親疎
家抱荆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與換得同歸故殊途
作家金鎚當面擲臨機俊鷄趁不及將謂赤鬚胡更
有胡鬚赤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
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心開黃

生死有無佛虛名如電拂俊鷄博天飛不打籬邊鶻
無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模

治父庫

同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
片流水依前繞竹門

懶菴樞

竹籬茆舍酒旗斜一箇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
地歸來滿地是桃花

雪菴瑾

苦瓠連根苦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

應菴華

佛之一字强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舌無
骨臘月蓮花火裏栽

雲巢巖

青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賊叫屈

無門開

收增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

意鹽官聞之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

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云三箇也有 頌曰

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
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鄰

月堂昌

因事長智認渠遭累反身曉行全家富貴競頭擡薦
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

犁水過膝

收增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嗣馬祖

遠謁石頭便問

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
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

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扃折拄杖棲止

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

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

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

以在途覺云爲復薦得自已爲復薦得三寸若

是自已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

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喚回却成多事

翠巖芝

在途在舍若爲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

者未免半邊無髑髏

龍門遠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

力生死悠悠任往來

成枯木

幽州槃山寶積禪師

嗣馬祖

初參馬祖作街坊

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

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師

觀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繚繞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錘歷劫無明昏暗
處一時頓覺發光輝

文殊道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踏得故鄉田地

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率陀天上非人

世須知別有好商量

佛燈珣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踴躍自然全體

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海印信

續改未審魂靈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

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月林觀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宣說

了槃山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爲軌則

遜

菴演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一天今古
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誰菴演

碓歌聲咽此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畔
没大千無地著淒涼

天目禮

碓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旆去翩翩哀聲裏無消
息打著南邊動北邊

北磬簡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
避擡頭親見本爺娘

無準範

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
割一斤來屠見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
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
可之 頌曰

箇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南華岳

收續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鉤一掣錦鱗隨
手上遠山疊疊水悠悠

妙峯善言

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

事珍重 頌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
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雪竇顯

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美
處夜深流水響潺湲

佛鑑勤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
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佛性泰

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
因心所現無心三界自平沉

本覺一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

歸去也猷郎猶自守園林

塗毒策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
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善權智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武菴體

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掩室開

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

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愚谷困

收槃山示衆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

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曰光境未
忘復是何物 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
老落花流水遶江村 月堂昌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
盡依前流水繞孤村 肯堂克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松源岳

增槃山示衆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

名家 頌曰

山旣孤峻遊人罕至玉旣無瑕莫辨真僞

死心新

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
是堪作人間火裏蓮 本覺一

山忘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
悟遠從勾漏問丹砂 大目禮

增槃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慈明云向上一
路千聖不然 楊歧云口上著 頌曰

槃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
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徑山杲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
心行人路上空啾啾

松源岳

增補

槃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

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
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

後掣風狂去在

頌曰

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
意白鼻崑崙賀新正

龍門遠

徹底冰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雨歇黃梅

後桂魄還從海上生

雲菴瑤

清竒古怪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廝十分傳得
似依然畫虎只成狸

寶葉源

水潦和尚

嗣馬祖

來叅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

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

大竒也大竒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

上識得根源去

頌曰

馬駒一踏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

野軒叟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揩

痒萬萬千出一毫

白雲端

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踏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閑地却向滄溟駕鐵船

照覺總

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現拊掌呵呵笑識渠

吳古佛

續收筠管釀來應已熟不辭醉裏帽欹斜醅醪浪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

樞菴樞

無量妙義皆周而旋乾轉坤爲一合當陽橫按笑中刀猶欠頂門上一踏

南巖勝

說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雪峯瑤

增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有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師打曰這掠虛漢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復頌曰

趯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奪無偏黨短自短兮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

嗣馬祖

持錫到章敬繞禪

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持錫到南泉亦如是泉曰是不是師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拈兩處云錯又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
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
如無

汾陽昭

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
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保寧勇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
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

圓悟勤

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

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通
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佛鑑懃

續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薦頭釘其僧尋討到

南泉深深一杓更酩酊

般若柔

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草堂清

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振錫卓然
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大綱生光輝

月

堂昌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者誰可憐箇漢皮無
血駕與青龍不解騎

南堂興

是是放出南山真鼉鼻不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
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
趙州東壁掛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

窮谷璉

妙轉之機掣電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
價休向籬邊彈雀兒

木菴永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
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
濟下禪牀却坐師便出去

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

預也似鮎魚上竹竿

海印信

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揀那吒現出本來
身且非父母能生產

覺海元

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鏑戰數
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保寧勇

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莫
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並日融平

續胡鬚赤赤鬚胡珠走盤兮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
手兩邊雪刃血模糊

石田薰

賊隊相逢午夜時攬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

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別山智

麻谷因良遂座主來叅師見來開却門將鋤頭
去削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
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忽然有省再去扣門
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洎被十二
本經賺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
返都城講肆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
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頌曰

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思量若非久積同風
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汾陽昭

禪林深遂乍遊盤鋤草關門豈易看莫謂老師渾不
是得相謾處且相謾

正覺逸

閉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業空勞
力始信黃河輓底流

海印信

閉戶携鋤已太賒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謾
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白雲端

韶石汾陽肯諾他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關
路十二本經休得麼

照覺總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
已暖煙斜日又黃昏

龍門遠

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歸從前活計都拋
下爭奈時人會者稀

楚安方

收續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爲從前被眼謾撒手便能歸

丹霞淳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
日無數紅英逐水流

成枯木

麻谷高聲問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
窟現出金毛師子兒

眞淨文

閉門入圃已周遮一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
委海山空暎夕陽斜

懶菴需

爲人爲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松源

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

盡留得青山對落暉

破菴先

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形影外肝膽向人輸

虛堂愚

携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月坡明

增

麻谷一日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披雲和

尚入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遶禪牀一匝
却入撥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
活萬中無一師便下牀就位作拙坐具勢雲近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卽甘師
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牛不須重較多和
少歸到家山卽便休

虛堂愚

增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嗣馬祖

嘗患門徒以卽心

卽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
心如畫師而曰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劒去久矣汝方刻舟

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條拄杖

閑行切忌回頭轉腦

照堂一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
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鼓山圭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徑山杲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齋粮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

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開善謙

青山不青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
有誰知流水涓涓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曾滿園春
色鷓鴣啼

妙峯善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
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虛堂愚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無門開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虵入草無縫罅難
尋討笑倒嵩山破竈墮

南史茂

增

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

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
月卽隱黑月卽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瀉山被索此珠

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
哮吼 頌曰

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明仰山東寺曾遭
索叉手還將取次呈

本覺一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阨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
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旃檀林裏藝旃檀
師子窟中吼師子

圓悟勤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翫海珠璣瀉山呼索渾無
竅有理難伸穿得奇

南巖勝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

志深深一丈掘坑埋

雲衲慶

增補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嗣馬祖

僧問有問有答卽

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丈曰從來疑著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滄智

增補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嗣馬祖

因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法眼曰

是卽沒交涉 頌曰

偃蹇蒼髯十萬本參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石溪月

增補

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

不淨是名佛滅度 黃龍南云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乃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捫捫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

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收播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 頌曰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嗣馬祖

師問南泉諸方

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

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頌曰祖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雪竇顯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白雲端

長靈卓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爲人須到底手按瑤琴徹曉

彈其來不入聾人耳

佛鑑勲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猛提
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續收

百丈南泉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

禪老綉出鴛鴦須是針

慈受深

驚膠續斷絃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叅佛祖
箭旣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
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圓悟勲

百丈政示衆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
普請開田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
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白雲端

大義由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踈親而今欲識大雄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

佛迹昱

開口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

龍門遠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徹十方
聞草樹鋤鋤皆聳起末後雙拳再展開拖泥帶水爲
癡歎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求劍徒悠哉

佛性泰

收續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
不揀而今到處草漫漫 牧菴忠

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
業乞食年年役路歧 懶菴需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開兩手人休
問昨夜三更月落西 此菴淨

百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平地
無際派

增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嗣馬祖

問馬祖如何是西

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擱

曰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
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
證明師乃悟曰謝大衆證明繞法堂一匝便去
頌曰

雞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沉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大
曉髻頭垢面便奔程 絕象監金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
後便解人前不識羞 竹屋簡

增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嗣馬祖

與歸宗南泉路次

逢虎各從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

麼宗曰似箇猫兒復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師却問泉泉曰似箇大蟲大滄智曰三箇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叅取這大蟲始得復頌曰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爲伊途路不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箇可爲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縱橫孰辨伊

開先英

五五二十五大蟲元是虎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朝天路

佛鑑懃

撫州石鞏山慧藏禪師

嗣馬祖

初爲獵人射鹿

因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旣得法住山後常張弓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拘折弓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旣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遂再叅旣悟爲顛之嗣頌曰

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特意來箇箇盡隨迷醉

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徧
九垓

汾陽郭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雖投
欸納壁牽羊信不通

正覺逸

架箭張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箇人雖
得猛火方成百煉金

佛印元

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
意功高何必畫凌烟

謝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
處斜陽一鴈落秋天

佛國白

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壁開曾半箇聖人今日
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學勝珙

續古有石鞮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
箇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箭

塚 法燈欽

解壁當曾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灌州靈巖女

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前子細來觀
覷誰把藍田石射穿

心聞黃

張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能羿

射免教落節向弓弦

水菴一

朗州中邑和尚

嗣馬祖

每見僧拍手鼓唇曰鳴

唧唧唧仰山到叅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處學
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如是如
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吾從章敬
處得來 頌曰

鼓唇拍手口鳴唧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
薦仰山纔見便回家

汾陽昭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麤將謂胡鬚天下
赤元來更有赤鬚胡

正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

慈受深

增補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

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
獼猴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山作禮曰適來
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
瞋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繩牀捉山手
作舞曰往往我與汝相見了也 頌曰

六窻一一喚獼猴睡著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醒
悟當時中邑謾悠悠

本覺一

凍眠雪屋夜摧頽窈窕籬門夜不開寒檣園林看變

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覺

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知落

處八花磚上覷金毬

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憲獼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慮獼猴

死一國安寧六國降

南堂典

一室蕭然六憲廓爾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箇

獼猴作出千般舉止浣盆浣盆我識得你

皖山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吳江居士吳瑞雲施哉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交氏各生安養我瑞雲沙彌定對長洲徐
普書內申孟冬徑山興聖西書齋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永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南嶽下第二世之四

增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嗣馬祖

因南泉來見師面

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

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邠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

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巖惠

增補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嗣馬祖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妄想 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
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懶菴需

無業示衆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
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
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
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勝

鼓山珪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鵬人

增補

信州鷺湖大義禪師

嗣馬祖

因唐憲宗詔入內

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
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
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
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
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
何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 頌曰
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

親認著依前還不是

枯禪鏡

說理談真面紫宸驚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
邈爭似君王默契親

天目通聖

空中一點是箇甚麼直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

行貨雖然價重須彌也被君王識破

尼闍林英

增補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嗣馬祖

示衆曰若論此

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

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

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頌曰

正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當頭

馬殺氣紛紛袞黑風

默堂定

增補

三角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

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甚麼

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

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頌曰

平地安身未肯休花陰柳徑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閒

氣始信渠儂得自由

慈受深

增補

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豆粟曰意旨

如何師曰大衆歡喜奉行 頌曰

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錄空門曾問踈山

僧便道如今粥飯足

大洪遂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馬祖

師尋常見僧來

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 保福問長慶祇

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

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羅山云陳老師當

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

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

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玄覺云且道玄

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頌曰

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話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
覓免將明暗誨盲聾秋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

用功

汾陽昭

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顧箇中若是丈夫

兒剔起眉毛便回去

佛印元

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

者不在揚眉便相悉

梁山真

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

立數株寒栢倚斜陽

琅邪覺

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

息果中當年不目觀

翠巖吳

面壁咸言上上機衲僧到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

水也落宗門第二槌

海印信

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驢年

事且道如今是甚時

白雲端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乘同道

者

請續此一句
黃龍新

堪笑池陽老古錫僧來面壁擬何爲大都端正人男

女清淨不勞紅粉施

草堂清

雖然不是作家好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面赤

不如語直

黃龍震

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

老零落桃花藉地紅

普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匏土革木宮商自正寥寥千古

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

佛心才

池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成多

事試問如今會也無

龍門遠

續虎徑龍泉遶行巖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

師意紐轉乾坤好不參

剋符道者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祇者
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爲非唯誦他
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

永明壽

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是洩天機休向未生全曉

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藥山昱

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纔見攢眉便回
去早知不是丈夫兒

懶菴需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追隨後之叅徒固測一向

打瓦鑽龜

水菴一

葉落江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
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簡堂機

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
知法身午夜藏北斗

足菴鑒

家財喪盡沒絲毫祇箇一身猶恨多却向池陽最深
處殺人空手不持刀

石菴詔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畢竟無人
買冷却構欄懽懽休

雪菴理

日暖佳人刺綉遲紫荊枝上嚙黃鸝欲知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南史

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
子話頭不舉自然圓

橫川

發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
處曰某甲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

山云他又不得喫甚麼飯 雪竇云好劈脊便

棒這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頌曰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
何在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
已違背

月堂

增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嗣馬祖

因于頔相公問

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曰若問須去情謂公曰

便請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頔公

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頌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

月林觀

增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

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

于失色師指曰這箇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

于作禮而謝 頌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色不知何處

去珠回玉轉透雲袍

南巖勝

增五臺山隱峯禪師

嗣馬祖

一日辭祖祖曰甚處

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繞禪牀一巾振錫一

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似

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

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

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回雖踟

倒滿身泥水又歸來

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增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淨瓶是境你不得

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淨瓶傾水於泉面前

休去歸宗曰鄧隱峯也是亂瀉

頌曰

南泉特地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

深埋自己

照堂一

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

不在這裏

鼓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

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徑山杲

增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嗣馬祖

上堂謂衆曰知

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曰恁麼依

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蘗曰不是南泉駁他要

圓前話 頌曰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
筭指指巡文數不出 中菴空

增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嗣馬祖

裴相國訪師問曰

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
師乃喚曰大空小空唯二虎自菴後出裴見之

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

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

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

龍門遠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境無心

馴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

敵勝還他師子兒

南堂興

增

烏曰和尚

嗣馬祖

因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

禪客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曰久知和尚

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
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
頌曰

烏曰分明棒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著百千
箇切莫將伊掛齒唇

照堂一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

鼓山莊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
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徑山杲

鎧鉞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

拂到頭未免病棲蘆

懶菴需

增補

烏曰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

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
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
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
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
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
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
消得恁麼 頌曰

呼卽易遣卽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
滄溟深處立須乾鳥曰老鳥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
太無端

雪竇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相扶
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
間我唯爾

佛性泰

增

石曰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鳥曰來
曰鳥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在
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
曰我有七棒寄打鳥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

喫某甲後甘却回鳥曰 頌曰

石曰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須是
打他桮桮

月堂

石曰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
還有麼曰不會師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
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頌曰

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桮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遙
覲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箇甚麼爲人不
得力

佛燈珣

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

冷圭毒策

增

本溪和尚

嗣馬祖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

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曰與麼不與麼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

頌曰

輓子來瓦子擲拳頭來脚尖趂子細點檢一場狼藉

先賢爲榜樣今人爲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箇中若是惺惺漢餽飯殘羹誰肯喫

咄

大圓智

起模畫樣弄精魂拂跡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

處滿天雲散月華明

瞻堂遠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正覺顯

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著得隻眼許你親見龐公

石溪月

增

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

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爲我與師同叅所以借問
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
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曰罪過罪
過 頌曰

一對鐵槌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
不免將錯就錯 佛鑑勲

增

亮座主

見馬祖

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

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曰將甚麼講師
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
得師抗聲曰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

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
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
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
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
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頌
曰

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鶯喚回頭方瞥
地西山一去絕蹤由 本覺一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
條寄與山中這擔板 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貓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瀨菴樞

却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狗吠一般聲郡樓昨夜鏐鏐鼓不是知音不解聽

白楊順

弓弦難結鴛鴦紐御道邦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正堂辨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籍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闍黎又錯聽

開極雲

鎮州金牛和尚

嗣馬祖

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

至齋時昇飯桶到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

薩子喫飯來 長慶因僧問古人撫掌喚僧喫

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

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

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

意別爲他分拈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

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

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

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曾行脚眼在甚麼處

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扶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
子三千里外見謊訛

雪竇顯

拳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地藏思

金牛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
讚都盧笑殺老黃梅

佛國白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
親持鐵鉢詣天台

長靈卓

長連牀上狹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
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餅眼遠

續襴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復來拈得舊時氈
拍板逢人偏愛舞三臺

佛心才

絲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諳如何驗取因齋慶讚
和泥土蹈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劒血長鯨

圓悟勤

堂前事事已辦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
因齋慶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

佛

鑑

勤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一鉢克飢
困不覺牙生滿口沙

懷菴樞

鷓鴣落水魚鼈死毒龍行處草木枯坐中若有江南

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簡堂機

作舞金牛錯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
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天目禮

增補

崧和尚

嗣馬祖

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

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
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
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
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
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箇老翁

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
未舉橐子時 頌曰

未提橐子已前衲子難爲下
背識得這箇靈苗不向
黃泉作鬼不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
翻大海水

南堂典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
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覺顯

增補

崧山與龐公見衆僧擇菜次師曰黃葉卽去青

葉卽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道取好
曰互爲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間強作主宰

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
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衆師曰大衆放你
落機處 佛鑑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
得話圓且道下得什麼語當時但道某甲亦放
過長老蹉過處且道甚麼處是蹉過處諸人檢
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山僧更與你註破乃頌
曰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
夕陽斜照數峯青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爲賓主也大難珍重衆僧便下

去後回相見作何顏

大圓誓

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賓全主誰言不落青黃
就中要人道取誰道取分付鏊湯熟蒸爛煮

佛性

增

則川和尚

嗣馬祖

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

得見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
情知久叅事慢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
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
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幪頭士拈下幪頭曰恰與
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頌曰

初見石頭久叅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幪頭

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

正覺顯

改增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師
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
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
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藍便歸方丈
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要且不能同死同
生當時好與將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頌

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

聽急局門戶更徒勞

保寧勇

二老機關誰共委幞頭將下髮髻鬆山深不記來時
路彷彿猿啼碧澗中

潁菴樞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癡空勞笑語相調
戲白髮山翁肯采伊

寶葉源

改增

則川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
居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
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
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南堂興拈云好則川

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龍玩寶
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
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靈
驗良久復頌曰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又頌曰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旣從龍風亦從虎師子嚙呻
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宮趣兔踏破草鞋不移寸步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趨前退後說來端舞
袖高歌却回去

正覺顯

通收

忻州打地和尚

嗣馬祖

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

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
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
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
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金中 頌
曰

請問吾師皆打地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
入早是慈悲曲爲渠

般若錄

紫府山前真正事拄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
衆唯將打地報盲聾

汾陽昭

棒棒打著地始信無虛棄祇見鑿頭方失却錐頭利
慈受深

端坐似無爲逢人却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鼻

福州寶壽樂

收增江西裨樹和尚

詞馬祖

一日因道吾從外歸師

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數這兩片皮
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祇爲
有所以借 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頌

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巖無影

木白雲深處露橫枝

丹霞淳

收增

裨樹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

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

奈蓋覆何曰莫亂道 頌曰

裨樹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路布

圓悟勤

相逢不相避箇裏聊游戲

喝一喝

反天覆地

大圓

收增

石林和尚

詞馬祖

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

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

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

霞患啞龐公患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

爾頌曰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

月堂昌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
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

佛鑑勲

增

潭州秀谿和尚

嗣馬祖

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

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
若不恁麼卽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
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
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
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
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佛鑑勲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爲
侶南北東西絕近鄰

晤堂遠

增

浮杯和尚

嗣馬祖

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

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
浮杯無剩語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
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

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
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
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箇措婆曰會麼一合
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
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和
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
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
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
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

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
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
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
目前機 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娘生袴浮杯不會老婆
禪直至如今遭點污

徑山杲

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
討夕陽已過綠梢西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覲面事如

何猛虎春梁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

中卷空

行婆能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不奈何

佛

性泰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只因不入浮杯
網對鏡看看白盡頭

笑翁堪

增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隱山
嗣馬祖

洞山與密師伯經由

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
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

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

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

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

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

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曰和尚得

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

直至于今絕消息

頌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

來步步乘騎得渠力

保寧勇

撥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

處果見厖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風爲線明月
爲鈎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
也風流

南堂興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蠅上挨肩
入驚驚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
禾莖隱山未是替身處出沒在凡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金壇王夫人虞氏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三卷

豫章沙彌德

謝長訓珍贈書建陽鄭友刻尚文閣而人相
和羣紙異錄於不計李間暗謂曰此山無祖閣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五

南嶽下第二世之餘

襄州龐蘊居士

見馬祖

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

後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

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

頓領玄旨

頌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儻理不儻

親馬祖可惜口門窄

白雲端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理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保寧勇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棹破烟

寒天水同秋清渺渺

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蕊簸土揚塵勿處

尋擡眸撞著自家底

五祖演

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知尾可憐龐老馬大

師相逢對面千萬里

佛鑑勲

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被龐公借問

來盡力道得只如此

文殊道

借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無涓

滴誰解喉門鎖要津

石門易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

頭其來不入聾人耳

寶峯照

一口吸盡西江水嶺上桃華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含

春也是因我得禮你

高菴悟

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鼓山珪

一口吸西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楚安方

續一口吸盡西江栗棘榿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
取海內無雙
圓悟勤

一口吸盡西江水涓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
常嘶風弄影斜陽裏
白楊順

一口吸盡西江馬駒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
安怙家邦
尼無著總

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姓龐
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齒唇吸盡西江禁不
典牛游

住嶮崖句裏笑翻身

水菴一

一口吸盡西江水碓觜生花猶未已葉葉枝枝垂雨
露須彌藏在針鋒裏
大禪明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膽似
天顰縣茶瓶三隻觜
松源岳

密咀哩狐密咀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
簡堂機
因你莫癡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道世間胡鬚
赤誰知更有赤鬚胡
密菴傑

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何堂仁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砬可知禮也

退菴休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碓觜生花春晝
長狸奴白牯皆歡喜

普菴王士

枯禪鏡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住住住住住

增收

居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
生是噉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
於下畫箇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
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

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
掃踪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捺抹

頌

南堂典

因七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
因凶得吉掛劒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

哀

方菴顯

增收

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
却來坐霞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
出我入未有事在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

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曰引得箇漢到這田地
士曰把甚麼引霞拈起居士幞頭曰恰似一箇
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箇俗人霞
應喏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
曰大似箇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
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頌曰
一出入徐行款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誰分
僧俗禮義於茲富足

正覺逸

丹霞與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徧界中
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

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策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
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劒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
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南堂與

增收

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
士便拈起槌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在士曰此
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
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
汝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
召然闍黎霞不顧士曰不唯患啞兼亦患聾
頌曰

丹霞初訪龐公日覲面分明竟不言豎拂只因無外
物拈槌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真兼實拂袖如聾外
復玄欲得會師相見處石人行處笑喧喧

般若柔

古人覲面機相見無可道豎拂有丹霞拈槌是龐老
龜毛逐語斜兎角隨意倒患啞仍患聾分明好更好

汾陽昭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盲槌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塗毒策

掛角羚羊亾氣息倚天長劒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
影無限魚龍暗吐吞

正覺顯

收增

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
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
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
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
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顯別

云初問但握雪團打復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
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水滴凍藥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
一場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

眞淨文

全禪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
有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鷄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
善爲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
飢

上方益

三尺寒光射斗牛鎔鑼提處鬼神愁蠻夷不識將軍
令誤入重圍血頸流

石父川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枉定卽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
逼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

石溪月

附增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落在甚麼處卽向伊
道落在雪裏大衆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着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
劈面來打著金剛腦背後

收增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

共說無生話 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樂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

杖敲得虚空噪噪聲

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樂識甚好惡

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瞬目好裏放癡父慈子孝無他
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尼闍林英

男兒懶懂女無良多口翁翁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

足何曾有箇會無生

開極雲

增

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 頌曰

幪頭塵土靴襪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
佛慧泉

歸頂上一槌難放過

心聞貞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
殿筆頭昨夜自生花

喪盡生涯賣策籬白拈火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
佛照光

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應聲曰

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

飢來喫飯困來睡 頌曰

口子喃喃略不休把却策籬做火遊有箇女兒不肯

嫁他年定作老丫頭 懶菴樞

冤家復冤家面面成相覩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

夏菴觀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曰將策籬鬻

於市中 頌曰

鬚角堆雲美態嬌策籬數柄杖頭挑入厖寧可無人
問撞著行家定不饒 圓照本

爺將活計沉江水累汝沿街賣笊籬不是家貧連子
無際派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一家只了一家
無量壽詩事那得閑錢買笊籬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櫟女子靈照一見亦
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
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頌曰

憐兒不覺笑嗶嗶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冤家 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應菴華

孝順藏五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南史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
已東海鯉魚千尺觜 已菴深

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人大作這箇語話士
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
乃笑 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
有女子圓光頂顫生 或菴體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
子祖意分明百草頭

成首座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
遽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
登父座合掌坐亾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
七日 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西嶺叢惠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掇戲衫卸下許誰
知無端笑倒黃番綽

北海心

居士臨示寂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
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
響言訖就枕公膝而化 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爲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谿

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枯梳
子挿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頌曰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便將公道
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慈受深

維那對衆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挈轉牙梳重詰

脚相逢猶更錯商量

猷堂定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清源下第二世之一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嗣石頭

師辭馬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切不爲曰恁麼卽閒坐也師曰若閒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頌曰

玄微及盡本翛然若謂渠閒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

見釣人何必更拋竿

丹霞淳

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五祖演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得自在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圓悟勤

收清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深逢人披肝露膽見義劈腹剜心

晤堂遠

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彙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隱靜儼

平常閒坐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俱忘人不
立從前日午打三更

雪巖欽

收押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

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固措曰
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
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
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

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
石頭處如教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
持 頌曰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家山猶隔一重關

楊無爲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

鼓山珪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徑山杲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
取莫待天明失却鷄

蒙菴聰

重疊峯巒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溪水流出桃花片片鮮

肯堂克

坐斷千峯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

松源岳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

雪菴瑤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驀剗歸來屋裏坐落花啼鳥一般春

虎堂愚

剖盡枯腸喪盡機通身不掛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轉明月誰分上下池

高峯妙

增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

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篋束來成話欄至今錯認定盤星

增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謠曲曰

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諂曲
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真不必當
來問彌勒

圓悟勤

直如絃瑩如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徧地黃金
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面如墨

佛性泰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
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
問曰和尚既許爲大眾說法爲甚麼一言不措
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傳燈錄
與此稍

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眾纔集師良久
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
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
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

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椎鍾著一丸不再愈顛狂孤
負金仙換骨方

野軒遵

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巖真機
自得妙處誰叅不是文姝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天童覺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
力水清魚現不吞鉤

慈受深

續誰云藥嶠不陞堂日日相逢爲舉揚獨耀無私常

顯露莫將無語錯商量

成枯木

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駒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
鶴夜寒入骨不成眠

天童覺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不犯總教滅亾

掩室開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

劒只作陶家壁上梭

無準範

鐘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
法若言無法法纏身

橫川琪

收增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
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
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

無準範

收增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還

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

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

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

盡善

頌曰

愛將惡水薦頭澆引得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
得喬松脩竹冷蕭蕭

塗圭毒策

一番雨過一番晴
蠶眼已開桑眼青
鵲鳩樹頭啼不已
百舌黃鸝相共鳴

懶菴樞

增補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

口阿師 頌曰

道吾忽爾見先師
問字開拳顯妙機
對佛是真真是佛
藥山爲破肚中疑

汾陽昭

藥山此問實堪嗟
碎啄同風不易誇
問佛須知呈妙旨
多因於此現空花

延壽慧

藥山手中書佛字
問他端爾要心開
只將佛字爲酬對
元是曾持五戒來

橫川拱

增補藥山夜叅次不點燈
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卽向你道
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
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
其僧退入衆 雲
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
祇是不肯禮拜
頌曰

犢牛生子頗相諳
兩眼通紅色似藍
把火照來無覓處
大家普請一時叅

龍門遠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
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
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

眼有何過 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

藥山意 頌曰

徹底更何疑 覷穿會者稀 叮嚀由付囑 句句是玄機

汾陽昭

門前自有千山月 室內都無一點塵 貝葉若圖遮得 眼須知淨地亦迷人

成枯木

遮眼誰同藥嶠看 牛皮穿透骨毛寒 五湖四海知多 少字密行疎總一般

保寧勇

收續藥山不許衆看經 自是時人眼不明 常持經卷去 來者學師遮眼不惺惺

石門聰

看破牛皮徹底穿 到頭無義亦無文 問伊遮得何人 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目禮

你若學他看牛皮 真箇穿長年 橫案上字義自然圓

橫川珙

增收藥山謂雲巖曰 與我喚沙彌來 曰喚他來作甚

麼 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 要他提上 挈下曰恁 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 師便休 頌曰

藥山道頭雲巖知尾 雖然頭尾相稱 要且不識羞耻 應菴華

豈要共出一隻手 只教喚著沙彌來 鐵鐺無脚又無

耳墻下春深薺葉開

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案山上枯
榮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巖枯者是榮者
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
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從他枯
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是不是 頌
曰

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騷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
好不知誰是哂傍觀

海印信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疎黃鶯任解千般語
免得傍人彈子無

佛慧泉

抹粉塗坯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
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保寧勇

說盡榮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老僧遙指猿啼
處雲散千空月色寒

地藏恩

雲巖寂寂無窠曰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
意閒行閒坐任榮枯

草堂清

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巖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
會豈知潘閬倒騎驢

楚安方

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樂諸子坐忘還從頭細問榮枯
事鼻孔元來總一般

雲巖殿因

收續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撥轉腳頭穿
綉履何妨臘月鼓春風

東谷光

增補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麀鹿成羣如何射得麀

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
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

麀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
正眼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看箭

雪竇顯

平地飛鐵騎弓矢不開張好箇麀中主穿心向路傍

佛心才

獵人有神箭射得麀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
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驚羣瞥爾間

圓悟勤

馬駒出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

佛鑑勤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
山便拋下鼓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曰如
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歷歷正聲霄漢
外且非數目落寰中

汾陽昭

父子相投氣味同擎盃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
有爭奈風吹別調中

成枯木

聲鼓拈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

雪峯頌

解頌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嗣石頭

叅石頭執役三載

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剋佛殿前草至來日大
衆諸童行各備鋤鑿草以盆盛水沐頭
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
師乃掩耳而出

頌曰

石頭剋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

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
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
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旣無舍利更取兩尊
燒至自後眉鬚墮落

頌曰

古巖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熨汀洲
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投子青

雪擁崑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爲薪眼睛動處眉毛
落爲謫如來正法輪

張無盡

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

當誰道千虛不博實

佛燈珣

靚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爲人施銀山鐵壁重重

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楚安方

續橫行私路乍赴公庭幙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
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

月堂昌

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普天市地人知院主
當頭不覺本是醍醐上味爭奈反成毒藥果報自家
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浩浩商量未免情識卜度
却慮一箇自己直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要且
無繩自縛

圓悟勤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

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祇管

胡卜亂卜

應菴華

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彎弓射蔚遲須是金牙作

無相範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
暖罪過難教院主當

橫川瑛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在
否女放下菜籃歛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

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丹霞在
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妳頌曰

丹霞一問女子歛手擬議之間烏飛兔走何人證明
菴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妙高臺主

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
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來門戶恰相當可憐
赤土塗牛妳打瓦鑽龜亂度量上方益

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
在不到奴奴漏泄香張無盡

詞譜改作者相逢用處親携籃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

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

妙峯善

爺頑賴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

北澗簡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鈎縱使菜籃提得
去奈何覆水已難收笑翁堪

放行把住謾周遮一段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漆桶

破爭能撒土又拋沙

蓬菴會

揖問居士在否放下籃兒斂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
龐公知有退菴演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

五嚴惠

嘮嘈口觜是丹霞歛袂携籃已答他要得家私無漏
泄歸來莫說與爺爺

開極雲

收丹霞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曰
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
無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
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
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

頌曰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

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雪竇頭

收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

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
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
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
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
人道得 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
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

佛鑑勸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
在溪澗河源總向東

塗毒菜

基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
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方菴頌

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寧龍攪滄海俊鵬摩青空
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覓無蹤

石溪月

增改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空
手卽休師曰妬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
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吽吽曰吾師得人怕

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
痒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拋下
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
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士
與一掌 頌曰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逡巡
虎戰龍爭引水挿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雨散雲收
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興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金壇子孫卷第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餘

清源下第二世之餘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 嗣石頭 韓文公一日

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

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

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

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趄出

院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

異出院韓公始得聞

汾陽昭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爲韓公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黃龍南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

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潮中死

海印信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

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保寧勇

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風

化潮陽從此令嚴行

照覺總

二

文公問處無多子大顛直答豈千差首座若教能返

擲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

雪疑殺唐朝韓侍郎

佛國白

續一串摩尼覲面當機賺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

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石帆衍

牙齒唇皮包不過吾家密事俗人知首座出院未爲

過長老罰油方合宜

橫川璞

收增

大顛因韓文公至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
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
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
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
得箇入處 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顛文公良馬暗窺鞭斂手三平加智
拔中霄雲散月當天

大洪遂

省要之言伸一問宗師遽坐不輕酬無端醉後添盃
酒惱亂春風卒未休

枯禪鏡

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
泄至今千古錯商量

北海心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頻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韓

西巖惠

收增

大顛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頌曰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與韓公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踪

黃龍南

轟然如雷瞥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兔角杖龜
毛拂萬法宗千聖骨卽處分明千百億何必釋迦又
彌勒

佛鑑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
司
印
書
館
藏
書
三

三

潭州長髭曠禪師嗣石頭師初往曹溪禮祖塔

回叅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頭一
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
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翹一足師禮拜
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
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
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甚麼請他點眼若
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
代云和尚可謂眼昏頌曰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下神通

紙
史
大
小
新
舊
藏
書
三

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保寧勇

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
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德圓成
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草堂清

這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雪分明休指
注木人心眼自然開

禾山方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點
破至今赤土亂捺糊

普融平

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廊下依

天童覺

國手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破繩床上閒垂

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張無盡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雪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

疎山如

續攷紅爐一點雪知音瞥不瞥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

血

五祖演

一足垂來親點眼嶺頭功德已圓成長髭只怕精神

露却指紅爐片雪輕

心聞貫

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羞爲人點眼長伸

脚直至而今懶不收

無準範

增攷

長髭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曰

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師曰

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

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

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

師曰實無諱處 頌曰

長髭李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是非轉更多

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叅學者休哆哆囉囉

咄

大圓智

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真可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

方菴顯

收增

長髭有僧爲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聖

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爲什

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

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

良久

云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

錘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

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

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曰大

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

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

拄杖作亞鏘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

得這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

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頌曰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猛虎鼉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

寒山拾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

南堂興

一句兩句葛藤路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

射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

方菴顯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錘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

而立文殊維摩鎗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石溪月

增補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嗣石頭

尋常持一串

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跣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人自沒登山力空負當年一曲歌

佛燈珣

增補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

嗣石頭

因僧問如何是本

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

曰暗寫愁腸寄阿誰 頌曰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增補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

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曰什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頌

曰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方菴顯

增補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頌曰

提起笊籬清風滿寰宇放下笊籬黃金如糞土可憐兩箇老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

塗圭辨策

你愛我笊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纔放高案山又岌業

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寬一對鐵槌何處著

瞻堂遠

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猫見定把黃金鑄子期

石溪月

增補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訣 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村王老暗嗟
佛鑑勲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行坐臥在其
大圓智

中吾今直下爲君訣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一物
塗毒策

無佛祖分明爲秘訣
識得子丑寅卯句應須繼紹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
坐佛魔俱拂一時空
石溪月

六祖下第四世之一

南臺下前第三世之一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嗣百丈一日侍立百丈間

誰師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曰無

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不是火

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

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

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

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

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燈傳

錄所載如此五燈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

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拈一

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
頌曰

提起都來只一星豁然騰焰亘天明連延野外猶難
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保寧勇

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傍人爲指珠元
在始覺平生用意麤

大洪遠

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堪嗟法眼堂前
客猶向南方問丙丁

上方益

大雄山下路遙長父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
火家私穩密自斟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
夕陽四海五湖龍世界高梧脩竹鳳雛鄉

佛燈珣

續通身是口偏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而不

說說不說瞥不瞥皎皎光明徧大千任從天下紛紛

南堂典

拈起枯柴吹兩吹應時星燄亘天飛可憐癡坐圍爐
底面面相看總不知

高原泉

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驀然豆爆寒灰
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
火也須燒手更燒頭

寶葉源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輕點
著不知燒殺五須彌

雪巖欽

瀉山在百丈爲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尋
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
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是骨人
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來說與時
首座聞得曰合當某二彼何人也丈乃告衆下
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
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作木突丈復問典
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笑曰首座輸却山子
也因命典座住山卽大瀉圓祐禪師也果安
千衆頌曰

定奪英雄是淨餅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照覺總

正令全提作者知淨餅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
鑑解道瀉山却屬伊

佛迹昱

淨餅踢處有來由自是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
野不風流處也風流

堯率悅

百丈堂前定大瀉金毛師子振全威淨餅踢倒還元
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智海清

不顧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壽帷長戈短戟都無
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上方益

大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家園者只向餅邊定是非

通照逢

淨餅踢倒羸山子體用全彰邁古今洞徹玄關垂手處到頭須是遇知音

疎山如

瀉山與仰山摘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五燈會元於此下又云

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

甚麼處 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汾陽詔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瀉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佛印元

龍生龍子闔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瀉山千古獨巍巍

野軒逢

體用俱非鳥飛兔走撼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雖嚴也是憐兒不覺醜

佛慧泉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

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保寧勇

收續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分明要知寂子

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

慈受深

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

大為智

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

杯好手手中無好手

佛鑑勸

瀉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

喝一喝

誰菴演

聞聲不見形撼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

橫川琪

收增瀉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

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

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起

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驚王擇乳

頌曰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驚王能擇乳鷄子過新羅

天目禮

收增瀉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師

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

須隨流 頌曰

北風逞寒威凜凜侵肌骨一句括天寒幾曾容朕迹
隨流認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珍

圓悟勤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
曉更進蒲萄酒一鍾

正堂辨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背
無際派

大家在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

寂巖中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正當午

已菴深

增補

瀉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
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
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
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
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 頌

曰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
客鶩子神通豈及伊

本覺一

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瀉仰香嚴

撰述
公王取王式集卷一
鼻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堂典

南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衆

萬菴顯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撥著通身俱是
眼半窓疎影轉斜陽

雪巖欽

瀉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左脇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瀉山
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喚作
甚麼卽得

五燈會元於
卽得下又云

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

居膺代曰師無異號 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

○相拓呈之 新羅和尚作此

半

相拓呈之又

曰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作此

兩

相拓呈之又

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
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古德垂慈力未酬纔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

旨失却瀉山見不週且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

當秋

汾陽昭

千羣萬羣水牯牛不出瀉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現
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

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遇晚收來天地黑收放須得
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
却這牛賊

黃龍南

二

昔日瀉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坵形容卓犖雖無
力灌啖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隨處放千峯雪白早
須收若能提舉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

水牯瀉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竒兩途語出分明
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道五真

山下爲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爲能常愛暮雲歸未
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海印信

不道瀉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差却來時
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白雲端

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
喚多少傍觀滿面羞

保寧勇

山上山僧山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兼成
祖獨有瀉山作水牛

佛國白

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
稼水草隨緣得自由

真如誌

瀉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而已矣是非此子不能
消說甚叅禪明自己

寶峯祥

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佛心才

野迥蹄涔賺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草無尋處顯現瀉山老漢身

張無盡

千頭萬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足也須時把鼻繩收

佛鑑勲

異類中行得自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曉笑指乾坤那一頭

楚安方

收續瀉山水牯牛禪人聚頭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

獠

天童覺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

龍門遠

瀉山水牯異常流不是瀉山不是牛舉世有誰能道

得波聲漁笛釣魚舟

南堂興

一箇形骸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

鎖肯向毗盧頂上行

別峯印

百年猶恐没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

牧仰山只得半邊騎

虛堂愚

收增

瀉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年事畧運推移事若

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

不得却顧香嚴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

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頌曰

畧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謔訛織成蜀錦千般
巧不出當時一隻梭

願菴樞

叉手進前寂子不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
叢林殃害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林觀

月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蓑衣遮蓋
後空餘明月滿江湖

石溪月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鵬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

妙多向弓弦發處看

開極雲

瀉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牯牛汝來也磨曰
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
勢磨便出去

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雪竇顯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閒終
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天童覺

老牯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
少樵唱漁歌自往還

張無盡

續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
中菴空

得失此心能有幾人知
足菴鑒雲巢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
隱玄途鳥道未容收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
無準範外困卧閒行幾箇知

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閒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出一般
雪巖鈞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蘸雪喫冬瓜
雲衲慶

增收瀉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叉手立

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 頌曰

百丈狸奴面瀉山鬼眼睛見人空解咲弄物不知名
松源岳

老婦臨粧絳點唇人前自逞好精神顰眉冷笑渾相
似不顧傍邊掩鼻人
石帆衍

增收瀉山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

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
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方菴顯

云仰山進前退後洞古明今瀉山因甚道彼此

相屈乃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師資曾遇意何深驀地臨機問古今又手近前還退
後曾經百鍊見真金

本覺一

瀉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
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
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
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
曰合取狗口 頌曰
一窟金光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啐啄知機

變鳳轉龍盤也大奇

本覺一

瀉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瑕師子窟中無異
獸嘉聲動地徧天涯

隱靜儼

象王嚙呻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興

南

待得郎來月已西寒喧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
去騎馬出門鳥夜啼

寂窓照

增收

瀉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
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仰山自外纔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女人
拜謝師特爲老婆禪

本覺一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慈受深

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
舞天明羅袖濕臙脂

心聞貴

增 馮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
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
作麼生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卽坐禪所以
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慧寂

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
不得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
恁麼祇對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
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 頌曰
宗門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覷
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輓向毬門去

石溪月

增

馮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曰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
甚麼師曰妙淨明心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

如是頌曰

妙淨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
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

雪竇宗

增

瀉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
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
何商量曰卽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這箇
道理上座快歸瀉山去某甲寄一封書與和尚
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
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
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

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頌曰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
天樓至如來腳踏地

保寧勇

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己行人莫與路爲
離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峯印

增

瀉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
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
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
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
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

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爲喜 醬裏添鹽更是佳 往往盡隨言語轉 却同蛙步蹶泥沙

東叟穎

瀉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多
少人仰插鋤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人刈
茅仰拔鋤子便行 玄沙云當時便踏倒鋤子

頌曰

瀉山問處少知音 挿地酬他佛祖沈 踏倒玄沙傍不
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投子青

淺種深耕正及時 人泥入水更同誰 南山茅草多人

刈獨是爺兒兩箇知

保寧勇

借問親從甚處來 挿鋤叉手口慵開 雖然不犯當頭
令爭奈音聲徧九垓

成枯木

盡道瀉山父子 和挿鋤猶自帶干戈 至今一井明如
鏡時有無風市市波

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 而今慚愧起家門 是須記取南山
語 鏤骨銘肌共報恩

天童覺

金鞭擊動蒼龍窟 吐霧擎雲出海門 溟渤吸乾天上
去 空餘雷電滿山川

佛心才

數目分明舉卽難 衲僧無不膽毛寒 須知別有壺中

路但向須彌頂上看

龍門遠

挿鋏又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有數通呈
了留得高傳振祖風

楚安方

續收

又手當霄鋏挿深幾人遺劒刻舟尋面前水牯全

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
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在少林

佛鑑

試問田中有幾人挿鋏又手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
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沸性泰

挿鋏又手事希奇誰識瀉山父子機回首南山山下
路刈茅人去已多時

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
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準範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虛堂愚

增收

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

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

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

不得錯舉 慧海儀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

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

只恁麼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

要諸人共知乃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瀉山在百丈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麤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頌曰

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撥出初生月便効張公畫翠眉

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他抓著後平生癢處一時消

佛燈珣

收增

瀉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箇是什麼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頌曰

覲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雪巖欽

瀉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什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頌

曰

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晝却成寃至今尚有瀉山

佛印元

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松直棘曲烏玄鵠白末後商量空中一晝若言向上

地藏恩

玄關走殺諸方禪客
父子雖親其較量胷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晝晝

簡翁敬

增

瀉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

曰從何處起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

來師便休去 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臥經行

風力所轉妙辯縱橫機輪掣電還會麼若也擬議事
久多變

大圓智

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

盡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

且道畢竟從什麼處起

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

佛燈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燄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

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溪月

增

瀉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僧云

噉餒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

般若柔

白牛露地沒遮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草恣情甘美
汾陽昭

足醍醐純出潤良田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
吼肯若瀉山日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徧經塵國任
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天童覺

增瀉山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

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

天然猶在曰殘羹餽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
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
出去 頌曰

莫怪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書郵直饒說盡千般
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懶菴樞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金壇居士于士鰲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五卷 豫章沙彌德

定對 長洲徐晉書 溧水端學堯刻 萬曆丙申孟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宗廟百祀無疆永永萬年

禮記檀弓中書陸氏

補遺

祭服無計息歸歸其外置書讀直讀其盡子思

出夫 庚曰

祭不如翁翁也 禮記曰井出未祓翁翁祭外

大祭饗曰祭養 禮記入與文而

三十八

四六

公古庫系通算第一

三

四